

散文珍藏版

情感文丛

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围城外的恋爱



金城出版社

散文珍藏版
情感文丛

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围城外的爱恋



金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听说爱情曾来过/王勇主编. —北京:金城出版社, 2003. 9
(散文珍藏版. 情感文丛)

ISBN 7-80084-523-0

I. 听... II. 王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T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8421 号

主 编: 王 勇

责任编辑: 袁东旭

副主编: 姚熙坤

封面设计: 稻草人工作室



金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100013)

电话: (发行部) 010—84254364 (总编室) 010—66228516

北京市铁成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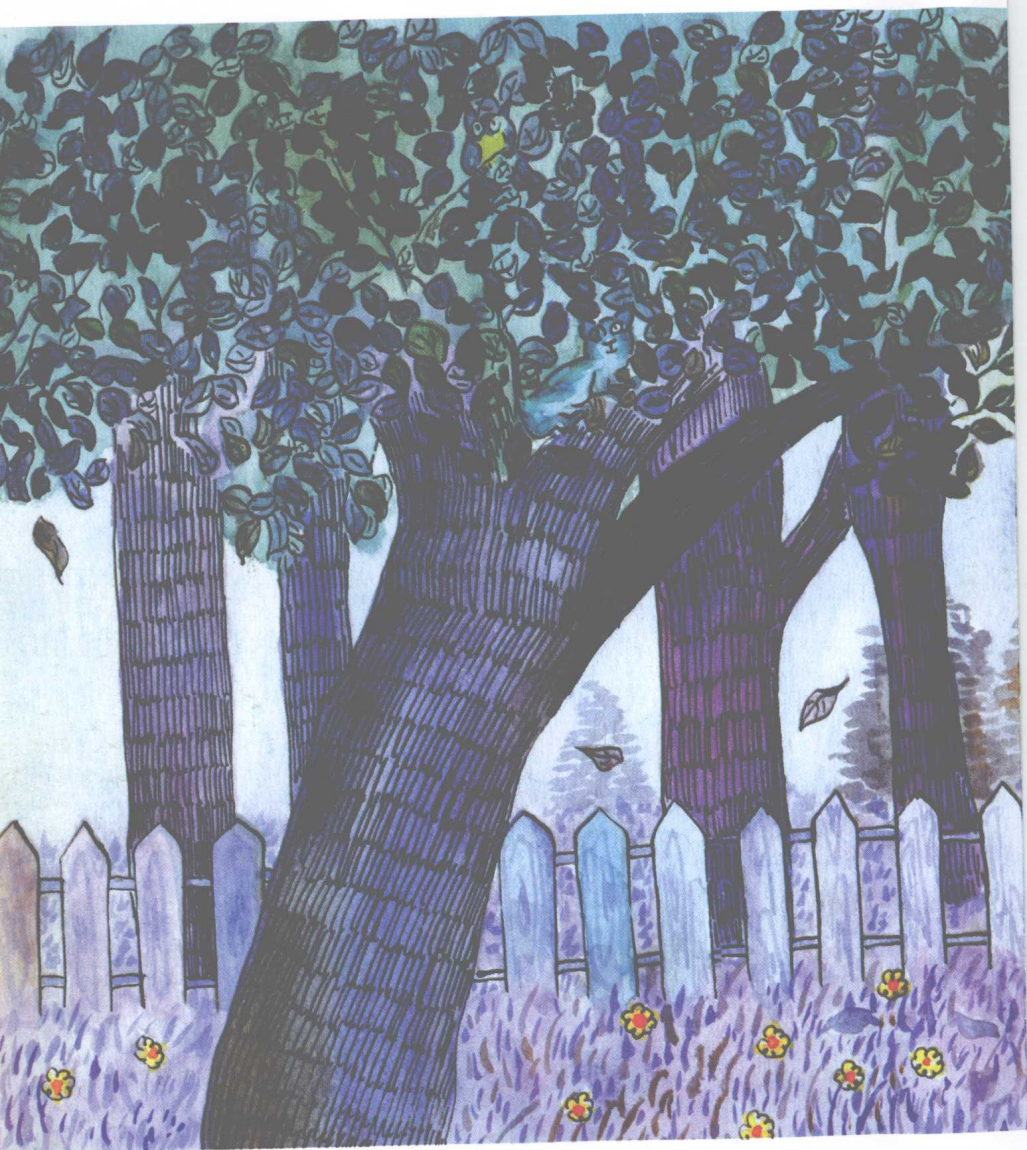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毫米 1/32 80 印张 1200 千字

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400 册

ISBN 7—80084—523—0/I·53

定价: 100.00 元 (全 10 册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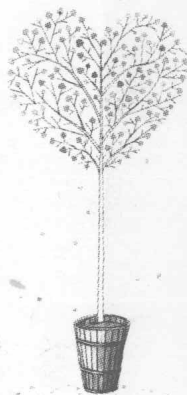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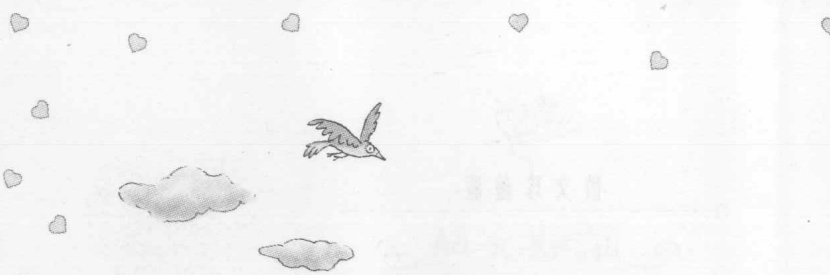
散文珍藏版

情感文丛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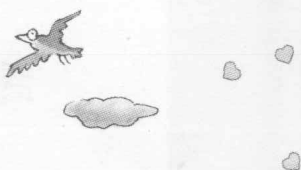
离婚	/ 1
半支香烟	/ 11
红灯停,绿灯行	/ 14
遗书	/ 21
鸦片的滋味	/ 25
以青春换明天	/ 29
丈夫的心是玻璃做的	/ 31
月亮背后的香水女人	/ 35
情人泪	/ 42
爱情套盒	/ 47
一段令人绝望的爱情	/ 55
爱你,等于爱自己	/ 61
花瓣雨	/ 67



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说好不分手	/ 70
水晶里的蝴蝶梦	/ 78
鸡蛋番茄面	/ 83
原装夫妻情似金	/ 86
谁是最爱你的人	/ 89
让我最后靠一下你的肩膀	/ 93
苹果情缘	/ 99
爱情,靠右行	/ 103
就这样被你征服	/ 110
走不进阳光的爱情	/ 117
伤痕	/ 125
遭遇已婚情人	/ 132
我不愿意做你的玫瑰	/ 135



情感文丛

- 一生只有一次怒放 / 143
- 风尘之上 / 147
- 三人的爱情 / 151
-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/ 154
- 你还爱我吗 / 158
- 和你一道寂寞 / 165
- 空谷百合 / 171
- 开到荼蘼 / 179
- 薰衣草 / 186
- 永远有多远 / 191
- 我不是爱情勾引家 / 198
- 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/ 206
- 我的爱情属蛇 / 214
- 那么,我走吧 / 2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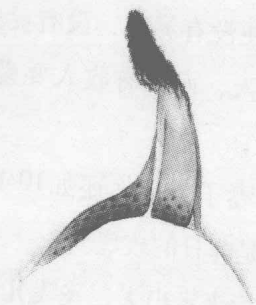
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- 我说老兄悠着点 / 228
- 他真的爱你吗 / 233
- 爱的觉醒 / 238
- 第一束玫瑰 / 244

离 婚

西岭雪



“我们也曾快乐。”是，这一年我不是不快乐的。
但是妻给我10年的恩爱，我也仍然离开了她。

我提出与妻子离婚。

我想我们没有太多麻烦。所有财产一目了然，各执一半后房子归她，车子归我。我们没有孩子。

不过法律程序仍然很麻烦，我们只有先实行分居。
妻子身为广告公司经理，见惯大场面，并不哭闹，却执著地问我一个问题：“她到底有多爱你？”

我答不出，于是说：“我不过是想再爱一次。”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我不过是想再爱一次。我同妻也曾相爱，但结婚10年，再多的爱也已消耗殆尽。

不要孩子起初是我提出来的，因为不想有第三者打扰我们心无旁骛的爱情。但后来我觉得寂寞，我想有新的激情。没有激情便没有灵感，没有灵感便没有作品，没有作品便没有收入，而没有收入要爱情还有什么用呢？

我歉疚地看着妻子：“你还如10年前一样美丽。”妻子微笑：“也已是昨日的玫瑰。”

我黯然，提起行李走出去，飞飞儿已经坐在车上等我。她说：“以后你就被我收容了，要守我的规矩。”

见到她我立刻露出笑容：“要不要约法三章？”

我和飞飞儿相识不过一个多月，年龄相差倒有整整一轮。两个人都属龙，十二生肖数这个最没道理，因为根本子虚乌有。初识飞飞儿时她说：“龙生9种，各各不同，龟孙子王八蛋都算我们同宗。我顶多是条美女蛇，你是什么？”

我打量她一身黑色打扮，闪闪地不知是什么料子，上衣只有半截，裤子皮一样紧贴在身上，扭动时水光潋滟，的确像一条蛇。最漂亮的是腰，半隐半露，柔若无骨，再庄重的男人也忍不住想上去搂一下。



记得当时我笑着回答：“我是蜥蜴，冷血的，靠舌头做武器。”

“你是作家，我知道。”她这样奉承。我顿时飘飘然，于是邀她共舞，趁机搂那水蛇腰。

那天，我一晚上的话比一年都多。这段日子里，我舌头的功能早已由电脑代替，方方正正的铅字里有悬念、有血腥、有疑惑，却独独没有灵感。我操纵男男女女的生老病死，爱恨离合，但毫不投入自己的感情，不过是操纵，我已冷血。

蛇也是冷血的，然而负负得正，蜥蜴的血竟因一条蛇而重新沸腾，我有了强烈的说的欲望，用舌头，不是电脑。

后来我把那晚随口说的故事交给电脑变成了铅字，不久有人也是用铅字惊呼：“这是文坛新的血液啊！”

那一刻我决定离婚。

我与飞飞儿坐在香格里拉谈判：“我为你而离婚。”她不领情：“但我也为你而失业。”飞飞儿本是我妻子手下一名雇员。

我不以为然：“广告员的工作随地可拾。”

“一个30出头有车有名的男人难道不是人尽可妻？”

“我可没那样随便。”我的势头弱下来，却仍做困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兽之斗，“但我的确失去了良多。”

“又怎样？莫不成你要我为你感激涕零，以身图报？”她笑起来，压粗嗓子作戏。“好吧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”

我也不由笑了，同飞飞儿在一起永远无法正儿八经地谈话。但也许我正是因为这而喜欢她，她令我年轻，思维敏捷，充满了——“意识流”。

当晚飞飞儿带我去钢琴吧庆祝，她说这是她能想得出的最高雅的地方了。我告诉她：“你没必要为我改变自己。”她皱一下鼻子：“你倒想，也只是今晚罢了。”

在钢琴吧我们遇到飞飞儿的熟人。飞飞儿叫他黄经理，介绍我时说：“本市著名作家，怎么？你没读过他的作品？没事，赶明儿送你一本。”

我脸红，责备她：“我哪里有书送人家，给杂志写几篇稿子怎么好算作家？”

她揶揄我：“亏你是文人，倒不懂包装，赶明儿是哪天？我这么一说，他这么一听，谁会当真？他那经理还不是光杆儿司令一个？你好歹有百十万铅字儿，不是作家也是作家。”

被一个小一轮的姑娘痛斥，我竟听得舒舒服服的，恍惚觉得自己真是作家了。



但那黄经理却并不是飞飞儿说得那么简单地只是“那么一听”，隔了几天竟认认真真地登门拜访了，说要请我为他公司题字剪彩，还恭恭敬敬塞过来一只红包。我再笨也知道那里面是钱，当下面红过耳，到这时候却已经不便否认，只好强自答应，并主动说：“黄经理年轻有为，要不我帮你写篇创业史，权当给贵公司做广告吧。”

那黄经理喜出望外，连声道谢。飞飞儿一旁笑吟吟的，模样比我还得意。

做自由撰稿人近10年，发篇人物稿自是小菜一碟，只没想到会把姓黄的兴奋得手舞足蹈，把那篇5000字图文并茂的报道从头至尾一字不落背了个熟，又一口气买了两千多本杂志遍送亲朋，真给当成产品宣传广告了。

事后编辑打电话给我说：“你可以改行搞发行了。”我颇为自得，再收到姓黄的5000元红包时便心安理得。飞飞儿早笑得见牙不见嘴，献计说：“原来写稿子这么赚钱的，一个字就值一块钱。干脆我别拉广告了，给你做经纪人算了。”我也觉得拿红包比赚稿费容易，也就欣然允诺。

飞飞儿三教九流认识的人多，过了两天真又找了位陈老板让我采访，提前说好，稿子写成先付2000元。如

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果能拿到省级以上刊物发表，见刊当日再付2000元，要是真见效益，年底分红再补2000元。飞飞儿大大咧咧拍着那陈总的肩说：“你也甭年底分红不分红的，这样吧陈总，我保证你在全国性杂志上发表，你一次性付6000块就完了。”

如此赤裸裸地把文学创作当成生意谈，使我多少有些不安，忙欠身说：“不必，不必，还是我先写妥了稿子，陈总看看满不满意，认为值多少便付多少吧。”“到底是作家，牙齿够利。我要是付少了那是当自己不值钱了，这样吧，一口价8000块，这里我先付3000块订金，稿子出来再付5000。”

撰文10年，到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卖字”，不知是喜悦更多，还是惆怅更多。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条发财捷径，我同飞飞儿合作得如鱼得水。

秋天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，与妻迎面碰上了，她的笑容里看不到任何情绪。问我：“你现在找到灵感了吗？”

我语塞，我现在写的那些玩意儿好算文学吗？我决定实话实说：“光顾赚钱了，是不是文商比真商人更贱？”

妻子就是这点好，懂得见好就收，从不打落水狗，



闻言立刻安慰我：“攒足了钱就好静下心来专心写作了。”

“攒足了钱专心写作”是我以前常常挂在嘴边的话，妻的体谅让我更加无地自容。那天回去后我对飞飞儿说：“以后别再给我联系那些款儿们了，我想写点正经的东西。”

“正经东西值多少钱？”飞飞儿故作天真地问，见我是认真的，便耸耸肩不在乎地说：“随你吧，不过看来我得自己另找饭碗了。”

飞飞儿的新饭碗是帮旅游公司组团做东欧7日游，过去的广告客户这会儿又都成了游客，佣金和小费一块儿赚。而我开始一心一意地写书。

写到一半时，房东上来收明年的房租。

飞飞儿回来我同她商量：“或者我们该买座房子。”

“你送我？”飞飞儿似笑非笑，“写正经东西能赚到一间茅厕不？”

“但是我们两个人一块攒，分期付款也许可以。”我心平气和地说：“只是生活要省一点。”

“那多辛苦。”她全无兴趣。

她回来不过是为了换一件衣服，打个转就又出去了。我继续写我的长篇巨著，却再也静不下心，忽然想



听说爱情曾来过

起我与妻新婚时的情形，两个人齐心协力地逛商店，买家具，然后便是频频地搬家，越搬楼层越高，面积越大，梦想的一切渐渐实现，只差那条“静下来专心写作”，因为永远攒不足那么多钱，不知多少才够。

我做了梦。梦里仍同妻在一起，两人很穷，买不起奶油蛋糕只好买白糖的，一刀切下去，流出血来。我惊醒，再睡不着，忍不住给妻子通个电话。

“还好吗？”

“还好，你呢？”

“过得去。”

“法院通知来了吗？”

“暂时没有。”

全无主题。以前不是这样，新婚时我连上班也要通一次电话，回到家说不完的话。

那时不需要辛苦找话题，重复山盟海誓已可以消磨半个晚上。

我忽然流了泪。我原来是个没有信用的男人。

我告诉飞飞儿明年的房租我已经交了，她可以安心地住下去，但是我，决定搬走了。她并不惊讶，只是问：“是不是我不再给你灵感了？”

我凄然：“是我自己没有才气。”